

第六十二回

滌垢洗心惟掃塔

縛魔歸正乃修身

十二時中忘不得，行功百刻全收。五年十萬八千周，休教神水涸，莫縱火光愁。水火調停無損處，五行聯絡如鉤。陰陽和合上雲樓，乘鸞登紫府，跨鶴赴瀛洲。

這一篇詞，牌名臨江仙。單道唐三藏，師徒四衆，水火既濟，本性清涼，借得純陰寶扇，搨息燥火過山。不一日，行過了八百之程。師徒們散誕逍遙，向西而去，正值秋末冬初時序，見了些野菊殘英落，新梅嫩蕊生。村村納禾稼，處處食香羹。平林木落遠山現，曲澗霜濃幽壑清。應鍾氣，閉蟄營。純陰陽，月帝元溟；盛水德，舜日隣晴。地氣下降，天氣上升。虹藏不見影，池沼漸生冰。懸崖掛索藤花敗，松竹凝寒色更青。

四衆行毅多時，前又遇城池相近。唐僧勒住馬，叫徒弟：『悟空，你看那兩樓閣嵒嵒，是個

其麼去處？行者抬頭觀看，乃是一座城池。真個是——

龍蟠形勢，虎踞金城。四垂華蓋近，百轉紫壚平。玉石橋，欄排巧獸；黃金臺，座列賢明。真個是神洲都會，天府璠京。萬里邦畿固，千年帝業隆。蠻夷拱服君恩遠，海岳潮元聖會盈。御階潔淨，輦路清寧。酒肆歌聲鬧，花樓瑞氣生。未央宮外長春樹，應

許朝陽彩鳳鳴。

行者道：『師父，那座城池，是一國帝王之所。』八戒笑道：『天下府有府城，縣有縣城，怎麼就見是帝王之所？』行者道：『你不知帝王之居與府縣自是不同。你看他四面有十數座門，週圍有百十餘里，樓臺高聳，雲霧繽紛。非帝京邦國，何以有此壯麗？』沙僧道：『哥哥眼明，雖識得是帝王之處，却喚做甚麼名色？』行者道：『又無牌匾旌號，何以知之？須到城中詢問，方可知也。』長老策馬，須臾到門，下馬過橋，進門觀看，只見六街三市，貨殖通財；又見衣冠隆盛，人物豪華。

正行時，忽見有十數個和尚，一個個披枷戴鎖，沿門乞化，着實的藍縷不堪。三藏歎曰：

『兔死狐悲，物傷其類。』叫『悟空，你上前去問他一聲，爲何這等遭罪？』行者依言，即叫『那和尚，你是那寺裏的？爲甚事披枷戴鎖？』衆僧跪倒道：『爺爺，我等是金光寺負屈的和尙。』行者道：『金光寺坐落何方？』衆僧道：『轉過隅頭就是。』行者將他帶在唐僧前，問道：『怎生負屈，你說我聽。』衆僧道：『爺爺，不知你們是那方來的？我等似有些面善，不敢在此奉告，請到荒山，具說苦楚。』長老道：『也是我們且到他那寺中去，仔細詢問緣由。』

同至山門，門上橫寫七個金字，「勅建護國金光寺。」師徒們進得門來觀看，但見那

古殿香燈冷，虛廊葉掃風。凌雲千尺塔，養性幾株松。滿地落花無客過，簷前蛛網
任攀籠。空架鼓，枉懸鐘，繪壁塵多彩像朦。講座幽然僧不見，禪堂靜矣鳥常逢。淒

涼堪歎息，寂寞苦無窮。佛前雖有香爐設，灰冷花殘事事空。

三藏心酸，止不住眼中出淚。衆僧們頂着枷鎖，將正殿推開，請長老上殿拜佛。長老進殿，奉上心香，叩齒三匝，却轉於後面，見那方丈簷柱上又鎖着六七個小和尚，三藏甚不忍見。及到方丈，衆僧俱來叩頭，問道：『列位老爺像貌不一，可是東土大唐來的麼？』行者笑道：『這

和尚有甚未卜先知之法？我們正是你怎麼認得？」衆僧道：「爺爺，我等有甚未卜先知之法，只是痛負了屈苦，無處分明，日逐家只是叫天叫地，想是驚動天神，昨日夜間，各人都得一夢，說有個東土大唐來的聖僧，救得我等性命，庶此冤苦可伸。今日果見老爺這般異像，故認得也。」

三藏聞言，大喜道：「你這裏是何地方？有何冤屈？」衆僧跪告：「爺爺，此城名喚祭賽國，乃西邦大去處。當年有四夷朝貢：南，月陀國；北，高昌國；東，西梁國；西，本鉢國。年年進貢美玉明珠，嬌妃駿馬。我這裏不動干戈，不去征討，他那裏自然拜爲上邦。」

三藏道：「既拜爲上邦，想是你這國王有道，文武賢良。」衆僧道：「爺爺，文也不賢，武也不良，國王也不是有道。我這金光寺，自來寶塔上祥雲籠罩，瑞藹高升；夜放霞光，萬里有人曾見；晝噴彩氣，四國無不同瞻。故此以爲天府神京，四夷朝貢。只是三年之前，孟秋朔日，夜半子時，下了一場血雨。天明時，家家害怕，戶戶生悲。衆公卿奏上國王，不知天公甚事見責。當時延請道士打醮，和尚看經，答天謝地。誰曉得我這寺裏黃金寶塔污了，這兩年外國不來朝貢。」

「我王欲要征伐，衆臣諫道：我寺裏僧人偷了塔上寶貝，所以無祥雲瑞藹，外國不朝。昏君更不察理。那些賊官，將我僧衆拿了去，千般拷打，萬樣追求。當時我這裏有三輩和尚：前輩已被拷打不過，死了；如今又捉我輩，問罪枷鎖。老爺在上，我等怎敢欺心，盜取塔中之寶？萬望爺爺憐念，方以類聚，物以羣分，捨大慈大悲，廣施法力，拯救我等性命！」

三藏聞言，點頭歎道：「這樁事，暗昧難明。一則是朝廷失政，二來是汝等有災。既然天降血雨，污了寶塔，那時節何不啟本奏君，致令受苦？」衆僧道：「爺爺，我等凡人，怎知天意？況前輩俱未辨得，我等如何處之？」三藏道：「悟空，今日甚時分了？」行者道：「有申時前後。」三藏道：「我欲面君，倒換關文，奈何？這衆僧之事，不得明白，難以對君奏言。我當時離了長安，在法門寺裏立願：上西方逢廟燒香，遇寺拜佛，見塔掃塔。今日至此，遇有受屈僧人，乃因寶塔之累。你與我辦一把新笤帚，待我沐浴了，上去掃掃，即看這污穢之事，不放光之故，何如？訪着端的，方好面君奏言，解救他們這苦難也。」

這些枷鎖的和尙聽說，連忙去廚房取把廚刀，遞與八戒道：「爺爺，你將此刀打開那柱

子上鎖的小和尚鐵鎖，放他去安排齋飯香湯，伏侍老爺進齋沐浴。我等且上街化把新笤帚來與老爺掃塔。八戒笑道：『開鎖有何難哉？我那位毛臉老爺，他是開鎖的積年。』行者真個近前，使個解鎖法，用手一抹，幾把鎖俱退落下。那小和尚俱跑到廚中，淨刷鍋竈，安排茶飯。三藏師徒們吃了齋，漸漸天昏，只見那枷鎖的和和尚拿了兩把笤帚進來，三藏甚喜。

正說處，一個小和尚，點了燈來請洗澡。此時滿天星月光輝，護樓上更鼓齊發。正是那：

四壁寒風起，萬家燈火明。六街關戶牖，三市閉門庭。釣艇歸深樹，耕犁罷短繩。樵

夫柯斧歇，學子誦書聲。

三藏沐浴畢，穿了小袖褊衫，束了環縷，足下換一雙軟公鞋，手裏拿一把新笤帚，對衆僧道：『你等安寢，待我掃塔去來。』行者道：『塔上既被血雨所污，又况日久無光，恐生惡物，一則夜靜風寒，又沒個伴侶，自去恐有差池。老孫與你同去，如何？』三藏道：『甚好！甚好！』兩人各持一把，先到大殿上，點起琉璃燈，燒了香，佛前拜道：『弟子陳玄奘奉東土大唐差往靈山參見我佛如來取經，今至祭養國金光寺，遇本僧言寶塔被污，國王疑僧盜竇，啣冤取罪，上下

難明。弟子竭誠掃塔，望我佛威靈，早示污塔之原因，莫致凡夫之冤屈。」

祝罷，與行者開了塔門，自下層望上而掃。只見這塔，真是——

崢嶸倚漢，突兀凌空。正喚做五色琉璃塔，千金舍利峯。梯轉如穿磬，門開似出籠。寶瓶影射天邊月，金鐸聲傳海上風。但見那虛簷拱斗，作成鵝石穿花鳳；絕頂留雲，造就浮屠透霧龍。遠眺可觀千里外，高登似在九霄中。層層門上琉璃燈，有塵無火；步步簷前白玉欄，積垢飛蟲。塔心裏，佛座上，香煙盡絕；窻櫺外，神面前，蛛網牽曠。爐中多風糞，蓋內少油鎔。只因暗失中間寶，苦殺僧人命落空。三藏發心將塔掃，管教重見舊時容。

唐僧用帚子掃了一層，又上一層。如此掃至第七層上，却早二更時分，那長老漸覺困倦。行者道：「困了，你且坐下，等老孫替你掃罷。」三藏道：「這塔是多少層數？」行者道：「怕不有十三層哩。」長老耽着勞倦道：「是必掃了，方趁本願。」又掃了三層，腰酸腿痛，就於十層上坐倒道：「悟空，你替我把那三層掃淨下來罷。」行者抖擻精神，登上第十一層，霎時又上

到第十二層。

正掃處，只聽得塔頂上有人言語。行者道：『怪哉！怪哉！這早晚有三更時分，怎麼得有人在這頂上言語？斷乎是邪物也！且看看去。』

好猴王，輕輕的挾着筍簍，撒起衣服，鑽出前門，踏着雲頭觀看，只見第十三層塔心裏坐着兩個妖精，面前放一盤下飯，一隻碗，一把壺，在那裏猜拳吃酒哩。行者使個神通，丟了筍簍，掣出金箍棒，攔住塔門，喝道：『好怪物！偷塔上寶貝的原來是你！』兩個怪物慌了，急起身，拿壺拿碗亂攢，被行者橫鐵棒攔住道：『我若打死你，沒人供狀。』只把棒逼將去。那怪貼在壁上，莫想掙扎得動，口裏只叫：『饒命！饒命！不干我事！自有偷寶貝的在那裏也。』行者使個拿法，一隻手抓將過來，徑拿下第十層塔中，報道：『師父，拿住個偷寶貝之賊了！』

三藏正自盹睡，忽聞此言，又驚又喜道：『是那裏拿來的？』行者把怪物揪到面前跪下道：『他在塔頂上猜拳吃食耍子，是老孫聽得喧譁，一縱雲，跳到頂上攔住，未曾着力，但恐一棒打死，沒人供狀，故此輕輕捉來。師父可取他個口詞，看他是那裏妖神，偷的寶貝在於何

處。」

那怪物戰戰兢兢，口叫『饒命！』遂從實供道：『我兩個是亂石山碧波潭萬聖龍王，差來巡塔的。他叫做奔波兒灑，我叫做灑波兒奔。他是鮎魚怪，我是黑魚精。我是黑魚精，因我萬聖老龍生了一個女兒，就喚做萬聖公主。那公主花容月貌，有二十分人才，招得一個駙馬，喚做九頭駙馬，神通廣大。前年與龍王來此，顯大法力，下了一陣血雨，污了寶塔，偷了塔中的舍利子佛寶。公主又去大羅天上，靈霄殿前，偷了王母娘娘的玉葉靈芝草，養在那潭底下，金光霞彩，晝夜光明。近日聞得有個孫悟空往西天取經，說他神通廣大，沿路上專一尋人的不是，所以這些時常差我等來此巡攔。若還有那孫悟空到時，好準備也。』

行者聞言，嘻嘻冷笑道：『那孽畜等這等無禮！怪道前日請牛魔王在那裏赴會，原來他結交這夥潑魔，專幹不良之事！』

說未了，只見八戒與兩三個小和尚自塔下提着兩個燈籠，走上來道：『師父，掃了塔，不去睡覺，在這裏講甚麼哩？』行者道：『師弟，你來正好。塔上的寶貝，乃是萬聖老龍偷了去。今

着這兩個小妖巡塔，探聽我等來的消息，却纔被我拿住也。」八戒道：「叫做甚麼名字，甚麼妖精？」行者道：「纔然供了口詞，一個叫做奔波兒灑，一個叫做灑兒奔；一個是鮎魚怪，一個是黑魚精。」八戒掣鉢就問道：「既是妖精，取了口詞，不打死待何時？」行者道：「你不知且留着活的，好去見皇帝講話，又好做作眼去尋賊追寶。」

好獸子，真個收了鉢，一家一個，都抓下塔來。那怪只叫：「饒命！」八戒道：「正要你鮎魚，黑魚，做些鮮湯，與那負冤屈的和尙吃哩！」兩三個小和尚，喜喜歡歡，提着燈籠，引長老下了塔。一個先跑報衆僧道：「好了！好了！我們得見青天了！像寶貝的妖怪已是爺爺們捉將來矣！」行者教：「拿鐵索來，穿了琵琶骨，鎖在這裏。汝等看守，我們睡覺去，明日再做理會。」那些和尚都緊緊的守着，讓三藏們安寢。

不覺的天曉。長老道：「我與悟空入朝倒換關文去來。」長老即穿了錦襴袈裟，戴了毘盧帽，整束威儀，拽步前進。行者也束一束虎皮裙，整一整錦布直裰，取了關文同去。八戒道：

『怎麼不帶這兩個妖賊去？』行者道：『待我們奏過了，自有駕帖着人來提他。』遂行至朝門外，看不盡那朱雀黃龍，清都絳闕。三藏到東華門，對開門大使作禮道：『煩大人轉奏，貧僧是東土大唐差去西天取經者，意欲面君，倒換關文。』那黃門官果與通報，至階前奏道：『外面有兩個異容異服僧人，稱言南瞻部洲東土大唐差往西方拜佛求經，欲朝我王，倒換關文。』』

國王聞言，傳旨教宣長老，即引行者入朝。衆文武見了行者，無不驚怕。有的說是猴和尚，有的說是雷公嘴和尚。個個悚然，不敢久視。長老在階前舞蹈山呼的行拜，大聖叉着手，斜立在旁，公然不動。長老啟奏道：『臣僧乃南瞻部洲東土大唐國差來拜西方天竺國大雷音寺佛，求取真經者。路經寶方，不敢擅過。有隨身關文，乞倒驗方行。』那國王聞言大喜，傳旨教宣唐朝聖僧上金鑾殿，安繡墩賜坐。長老獨自上殿，先將關文捧上，然後謝恩啟坐。

那國王將關文看了一遍，心中喜悅道：『似你大唐王有疾，能選高僧，不避路途遙遠，拜佛取經，寡人這裏和尚，專心只是做賊，敗國傾君！』三藏聞言，合掌道：『怎見得敗國傾君？』

國王道：『寡人這國，乃是西域上邦，常有四夷朝貢，皆因國內有個金光寺，寺內有座黃金寶塔，塔上有光彩沖天。近被本寺賊僧暗竊了其中之寶，三年無有光彩，外國這三年也不來朝，寡人心痛恨之。』三藏合掌笑道：『萬歲，「差之毫釐，失之千里」矣。貧僧昨晚到於天府，一進城門，就見十數個枷紐之僧。問及何罪，他道是金光寺負冤屈者。因到寺細審，更不干本寺僧人之事。貧僧至夜掃塔，已將那偷寶之妖賊矣。』國王大喜道：『妖賊安在？』三藏道：『現被小徒鎖在金光寺裏。』

那國王急降金牌，着錦衣衛：『快到金光寺取妖賊來，寡人親審。』三藏又奏道：『萬歲，雖有錦衣衛，還得小徒去方可。』國王道：『高徒在那裏？』三藏用手指道：『那玉階旁立者便是。』國王見了，大驚道：『聖僧如此丰姿，高徒怎麼這等像貌？』孫大聖聽見了，厲聲高叫道：『陛下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若愛丰姿者，如何捉得妖賊也？』國王聞言，回驚作喜道：『聖僧說的是。朕這裏不選人材，只要獲賊得寶歸塔爲上。』再着當駕官看車蓋，教錦衣衛好生伏侍聖僧去取妖賊來。那當駕官即備大轎一乘，黃傘一柄，錦衣衛點起校尉，將行者

八抬八綽，大四聲喝路，徑至金光寺。自此驚動滿城百姓，無處無一人不來看聖僧及那妖賊。
八戒、沙僧聽得喝道，只說是國王差官，急出迎接，原來是行者坐在轎上，默子當面笑道：『哥哥，你得了本身也！』行者下了轎，攙着八戒道：『我怎麼得了本身？』八戒道：『你打着黃傘，抬着八人轎，却不是猴王之職分？故說你得了本身。』行者道：『且莫取笑。』遂解下兩個妖物，押見國王。沙僧道：『哥哥也帶挈小弟帶挈。』行者道：『你只在此看守行李馬匹。』那枷鎖之僧道：『爺爺們都去承受皇恩，等我們在此看守。』行者道：『既然如此，我等去奏過國王，却來放你。』八戒揪着一個妖賊，沙僧揪着一個妖賊，孫大聖依舊坐了轎，擺開頭踏，將兩個妖怪押赴當朝。

須臾至白玉階，對國王道：『那妖賊已取來了。』國王遂下龍牀，與唐僧及文武高官，同日視之。那怪一個是暴腮烏甲，尖嘴利牙；一個是滑皮大肚，巨口長鬚。雖然是有足能行，大抵是變成的人像。國王問曰：『你是何方賊怪？那處妖精？幾年侵吾國土，何年盜我寶貝？一夥共多少？賊徒都喚做甚麼名字？從實一一供來！』二怪朝上跪下，頸內血淋淋的，更不知疼痛。

供：

『三載之外，七月初一，有個萬聖龍王，帥領許多親戚，住居在本國東南，離此處路有百十。潭號碧波，山名亂石。生女多嬌，妖嬈美色。招贅一個九頭附馬，神通無敵。他知你塔上珍奇，與龍王合伴做賊，先下血雨一場，後把舍利偷訖。見如今照耀龍宮，縱黑夜明如白日。公主施能，寂寂密密，又偷了王母靈芝，在潭中溫養寶物。我兩個不是賊頭，乃龍王差來小卒。今夜被擒，所供是實。』

國王道：『既取了供，如何不供自家名字？』那怪道：『我喚做奔波兒瀾，他喚做瀾波兒奔。奔波兒瀾是個鮎魚怪，瀾波兒奔是個黑魚精。』國王教錦衣衛好生收監，傳旨赦了金光寺衆僧的枷鎖，快教光祿寺排宴，就於麒麟殿上謝聖僧獲賊之功，議請聖僧捕擒賊首。光祿寺即時備了葷素兩樣筵席。國王請唐僧四衆上麒麟殿叙坐，問道：『聖僧尊號？』唐僧合掌道：『貧僧俗家姓陳，法名玄奘。蒙君賜姓唐，賤號三藏。』國王又問：『聖僧高徒何號？』三藏道：『小徒俱無號。第一個名孫悟空，第二個名豬悟能，第三個名沙悟淨。此乃南海觀世音菩

隆起的名字。因拜貧僧爲師，貧僧又將悟空叫做行者；悟能叫做八戒；悟淨叫做和尚。」

國王聽畢，請三藏坐了上席；孫行者坐了側首左席；豬八戒、沙和尚，坐了側首右席。俱是素果、素菜、素飯。前面一席葷的，坐了國王；下首有百十席葷的，坐了文武多官。衆臣謝了君恩，告了師罪，坐定。國王把盞，三藏不敢飲酒，他三個各受了安席酒。下邊只聽得管絃齊奏，乃是教坊司動樂。你看八戒放開食喉，真個是虎咽狼吞，將一席果菜之類，吃得罄盡。少頃間，添換湯飯又來，又吃得一毫不剩。巡酒的來，又杯杯不辭。這場筵席，直樂到午後方散。

三藏謝了盛宴，國王又留住道：「這一席聊表聖僧獲怪之功。」教光祿寺：「快翻席到建章宮裏，再請聖僧定捕賊首取寶歸塔之計。」三藏道：「既要捕賊取寶，不勞再宴。貧僧等就此辭王，就擒捉妖怪去也。」國王不肯，一定請到建章宮，又吃了一席。國王舉酒道：「那位聖僧帥衆出師，降妖捕怪？」三藏道：「教大徒弟孫悟空去。」大聖拱手應承。國王道：「孫長老既去，用多少人馬？幾時出城？」八戒忍不住，高聲叫道：「那裏用甚麼人馬？又那裏管甚麼時辰！趁如今酒醉飯飽，我共師兄去，手到擒來！」三藏甚喜道：「八戒這一向勤緊啊！」行者

道：『既然如此，着沙僧弟保護師父，我兩個去來。』那國王道：『二位長老既不用人馬，可用兵器？』八戒笑道：『你家的兵器，我們用不得。我弟兄自有隨身器械。』

國王聞說，即取大觥來，與二位長老送行。孫大聖道：『酒不吃了，只教錦衣衛把兩個小妖拿來，我們帶了他去做鑿眼。』國王傳旨，即時提出。二人扯着兩個小妖，駕風頭，使個攝法，竟上東門去了。噫他那——

君臣一見騰風霧，纔識師徒是聖僧。

畢竟不知此去如何擒獲，且聽下回分解。